

□雪樱

位于闹市区的医院，七楼病房，大风呼啸如歌，不断膨胀的音符在我的心窝里翻筋斗，一撑一跳，都能引起一阵痉挛。

母亲住院后，我彻夜失眠，头重脚轻的感觉，明明是硬板床，却像卧在了棉花垛里，精神恍惚，不知身在何处。病房里的时间轴分两种——白天医生查房，代表新的一天开始；夜班护士交班，代表一天结束。夜晚时分，洗去白天的躁动，走廊里一下子静寂下来，护士站导医台闪着莹莹的光点，如潜入夜幕的眼睛，那是病人的呼叫。此时，大风隆重登场，像支叫不上名字的草根乐队，激情四射，歌声如海，起伏不定，忽而男高音，忽而女低音，伴着救护车的鸣笛声、私家车的驰骋声、电梯里的私语声，病房门的咣当声。风声如海，那是另一个奇妙而清洁的世界——荒诞的、破碎的、悲伤的，呼应着白日的光鲜、功利、浮躁。

凌晨以后，大风当仁不让地成为主角，像冲过水闸的洪水迎来最高峰值，或旋出哨声，或有如狼嚎，或宛若海豚飙高音……撩拨着我敏感而易折的神经。护士的脚步声可以忽略不计，背景音乐当数一浪高过一浪的救护车鸣笛声，尖锐、峻急，密集如鼓，又呜咽成曲，一首直捣灵魂深处的小夜曲。此时，生与死的对话悄然进行，又亲密无间，把夜的幕布当成屏风，很熟练地完成了平等对话。

天微微泛亮，汽车的声音最先划开夜的帷幔，环卫工的“沙沙沙”清扫声又推波助澜，把白天引出了场。这个时候，倦怠和困意袭来，爬上眼帘，我不禁打个哈欠。走廊里掀动一阵簌簌声响，护士敲门进来给母亲测血压，发早晨的口服药，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，而呼啸如歌的大风，在我的体内安营扎寨。后来我才幡然醒悟，那是生命的G大调。

母亲的病是积劳成疾，拖了大半年，甚至还要更久。每次说去看医生，一问就急，再问不语，问得多了，她装作没听见。她的心实在太小了，塞满了孩子的忧虑，唯独没有自己。疾病是身体欠下的债，也是儿女还不完的债——上世纪60年代的那辈人，哪个没有为养家糊口和抚养孩子受过苦，遭过罪呢？何况是母亲，下岗后摆摊卖早点全靠她，父亲住院是她一人陪护，我住院是她一人陪护，一个人承受了太多，不堪重负。那些担惊受怕、焦灼不安、吃不下饭，最终酿成了潜入体内的病灶。入院后到门诊做检查，需要穿过医院的长廊，那个陌生又熟悉的长廊啊，母亲枯瘦如柴，似乎大风能刮倒。她的背影很快混入人群中，我的泪水哗地涌了出来，连同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。二十多年前，父亲病重，从县医院转诊到这家医院，在急诊留观室等床位，三天时间就把母亲熬白了头，那个时候，她不到四十岁。父亲没白没黑地输液，一天夜里，过了凌晨，值班医生又加了药，母亲一个人趑趄趑趄穿过漆黑如墨的长廊，去门诊药房取药。“妈，你真不害怕吗？”我曾问道。她摇摇头，很快红了眼圈，“那个时候顾不了这么多，你爸在病房里等着我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！”母亲天生胆小，关键时候却从来没有后退过半步。

医院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生与死，自由漫游；疾与痛，无端低吟。好像，每一种疼痛都是一扇门，患者和家属进进出出，医生在门外答疑解惑、指点迷津，很多时候，命运无解，疼痛也是如此。抑或说，命运并不接受任何贿赂，生命面前，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，漫长的等待，无奈的等待。在等待的间隙中，灵魂向上拔节，看清生死的界限。

连续多日的失眠，让我白天满脸困倦，强打精神。最安静的时间，当数晚上护士交接班后，一切都坠入银河，检查报告、生化数值、会诊结果等，都暂且抛在脑后，此时，只有夜的静寂、心的舒展。就在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楼梯口传来打电话的声音。是隔壁病房的患者家属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，梳马尾辫，穿着碎花裙。起初像是给老家的人汇报病情，说着说着，声音下滑，有些打颤，紧接着，莫名抽泣起来，那哭声时断时续，张口闭口医生怎么说，听得我心里一阵抓挠，久久不能

【世相】

□童卉欣

一档电台节目中，某男生向主持人求助，说自己暗恋一位优秀的小姐姐，不知该如何追求。主持人问他，这位姐姐好在哪里？男生说，她非常美丽、聪明，还成熟、温柔、性格好。

呵呵，情人眼中出西施。我想着主持人会如何给他出主意，无外乎是：你要更努力，让自己配得上优秀的她。或者：你要用真心打动她……谁知主持人竟然跟男生说：“这不可能，这个完美的小姐姐只是你自己心中的幻象罢了。现实中的男人或女人，几乎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优点。”

很意外的答案，是不是？主持人随即给出了理论依据——金融领域有个观点：固定汇率、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，三个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，称为“不可能之金三角”。

太专业了，听不懂？换个例子，资产配置也有“不可能之金三角”：稳定性、收益性、流动性。比如，你把钱存银行，有保障，流动性好，收益却低；你买基金、股票，收益性也许不错，风险却大，即稳定性差；你购买房产，稳定性和收益性都有保障，急需钱的时候不易出手，流动性不好……总之，世间安有

【实录】

大风歌



平静。她，分明是另一个我。在医生办公室，询问病情时，我忍不住哭湿了口罩，心底翻腾如海，满满的愧疚。回到病房里，我又强颜欢笑，但依然瞒不过母亲的眼睛，她心里明白着呢。好在，好在，夜晚让我暂时放下重担，大风呼啸如歌，窗外的汽车喇叭声、救护车鸣笛声杂糅交织，呼啸而来，如同贝多芬弹奏的命运交响乐，在我的心头冲撞、荡漾，漂洗了结痂的伤口，获得短暂的安宁。

医院病房对过是一处休闲广场，喧嚷、热闹，烟火气十足。晚上，附近跳广场舞的市民准时在这里集结，到了清晨，很多中老年人来此晨练，练功，踢腿，打太极拳，打羽毛球，还有“喊山”的老伯，他的声音清亮又浑厚，像是在光阴的老井里反复漂洗过，透着一股子芬芳，滋润了我的心田。一连多日，我都在等他的声音。那天早上大雨如注，轻雾锁住了视线，我从窗户里眺望，他依然如约来了，声音在上空爆破的瞬间，希望在向上飞升，湿漉漉的，泛着白色的光。我多么想像他那样喊一次“山”，尽情地、自在地、无拘无束地，在病房里，在命运的单间里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夏天里。

三全法，不负A、B不负C？万全之策，完美方案，不存在的。

不可能之金三角引申到生活的其他方面——

工作不可能之金三角：事少、钱多、离家近。

购物不可能之金三角：质优、价廉、不限量。

鲜花不可能之金三角：色艳、味香、花期长。

男人不可能之金三角：潇洒、多金又专一。

女人不可能之金三角：聪明、貌美、性格好。

孩子不可能之金三角：学霸、体棒、人乖巧。如果有，那也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……

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人跳出来反驳：怎么不可能？真的就有这么完美的男人、女人、孩子，或者工作、事物……我就亲眼见过。其实，我也相信世界上肯定有无限接近完美的人和事。让人苦恼的，也许并不是金三角不存在，而是我们配不上、得不到那个“完美金三角”，就像上面所说那个男生，大约是配不上他心中的“女神”的。

没有金三角也罢，得不到金三角也罢，人生处处有缺憾，本是平常。缺憾也很好，它让人有动力，尽毕生之力去追求，去创造一个个“不可能之金三角”，也让人有智慧、有胸襟，去释怀，去致敬我们的“不可得之金三角”。

【浮生】

菜刀老莫

□田秀娟

说起菜刀老莫，小城很多人认识。老头儿，长脸，瘦高个儿，有点驼背，走街串户磨剪子抢菜刀。

一天中午，我回家时，在小区里看到一个老头儿正弯着腰刷刷地磨菜刀，旁边停着一辆破旧的电动三轮车。想起前段时间一个朋友给我快递来两把菜刀，便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菜刀开刃多少钱？”“五块。”他头也没抬。“您磨完了别走，我上去拿菜刀，一会儿就下来。”我叮嘱一声。他抬头说，好。我上楼喝了一杯水，换了衣服，拎着两把菜刀下楼。抬头一看，刚才磨刀的地儿空无一人。这老头儿，咋这么不守信用呢？我心里嘀咕。正四处寻觅的时候，楼对面有人大喊“这边，这边”。原来，老头儿和他的电动三轮车挪到对面楼下去了。

我开玩笑说，您这腿跑得可真快啊，飞毛腿呀！老头儿低头用手指肚轻轻试了一下刀刃，龇牙一乐，说：“晒着太阳干活多享受呀，又不花钱。”老头儿猫腰坐在一个长条凳上，穿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，一条磨得发白的破裤子，戴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，两鬓白发苍苍，脸上皱纹纵横，老年斑清晰可见。

他停下手里的活，抬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刀说，这刀不用开刃，这是剃骨刀。“不用开刃呀？”我疑惑。老头儿又一乐，露出一口烟熏的黄牙，说：“还不信呀？我这人可不糊弄人。换成别人，给你随便一磨，收了你的钱，再剃骨头可就剃不动喽！信不过，你问问别人也没事儿。”旁边一位大姐搭了腔：“我有把剃骨刀，让一个磨刀的给磨坏了，剃不了骨头了。莫师傅实在，不糊弄人。”我这才知道，这老头儿姓莫。“听见了吧，我不糊弄人，从小老人就教我做人得讲良心。我属猴的，1944年生人，14岁开始磨刀，磨了六十多年了，都是回头客。”老莫这话说得瓷实。

我问他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出来干活，家里人放心吗？“没人不放心。我一个人过，媳妇四十多岁就走了。”他叹了一口气说，“是快病，不受罪。”他媳妇走的时候是冬天，早晨他起床做木工活，喊媳妇起来熬粥。眼见着媳妇抱了一捆柴火走进灶房，可灶房里半天也没个动静，他心里直蹿火，冲进灶房，才发现媳妇歪着身子躺在灶前，早没了气息。他一个人靠着“磨剪子抢菜刀”维持生计，拉扯大了三个儿子，给三个儿子成了家。谁料想，家中祸事连连，三个儿子先后壮年早逝。“也都是快病，没受罪。仨媳妇都没改嫁，守着仨孙子过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左手比划着，“过年的时候，去哪家吃饭，心里都不好受。”他的脸上没有多少愁苦的表情。他说得越轻松，我心里越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说了这么多，他还在磨手里那把菜刀。先是抢，再用粗石磨，最后用细石磨。我说，磨一把菜刀用这么长时间吗？那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呀。“萝卜快了不洗泥，呵呵。”老莫说。我一抬头，发现电动三轮车上卧着一条小黄狗，小黄狗眼巴巴地瞅着老莫。狗是老莫在一个垃圾箱旁边捡的，跟了他好几年了。老莫说：“这小狗别提多仁义了。”村里一个老太太指着它说，这小狗子长得不好看，它就不高兴，斜着眼看她。另一个老太太说这小狗仁义懂事，它立刻把前腿搭过去和人家握手。老莫走到哪儿，都带着小黄狗，“就是个伴啊！”老莫感叹。

旁边一位大姐夸老莫身体不错，这么大岁数还能自食其力。他抬起右手来说，右手食指以前碰着过，少了一截，左腿有点麻，没大毛病。老莫经常和老年艺术团的人去公园扭秧歌。他手巧，会给艺术团做道具，会口技，艺术团的人都喜欢他。他从小爱唱歌、爱口技，十二三岁的时候，省里戏班来招人，相中了他。老莫的爹说那是下九流，死活不让去。虽然年少时没学成戏，但熟悉的人都知道老莫爱哼几句歌、爱炫口技、爱扭秧歌。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苦中作乐，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享受吧！

磨了几把菜刀之后，他收拾工具，说给艺术团新做了一杆红缨枪，给他们送过去。看他哼着小调开着破旧的电动三轮车慢慢离去，一人一狗，让人想起了《活着》里的主人公富贵和他的老牛。